

新箋決科古今源流至論

十九

新筭決科古今源流至論卷之七

備邊上 漢唐備邊之詳畧



漢之邊防簡於高文而詳於武帝之世唐之邊防密於太宗而疎於元宗之後夫自簡而詳者非曰得率然首尾相應之勢也武帝喜功之過也自密而疎者非曰得護風寒數虜之要也元宗而下不知備邊之道也蓋漢自高祖平城之圍以匈奴數侵代地遂北

置雲中郡以備之高祖十六年詔代居常山之北與狄並處乃從山南有之遠數有胡寇難以爲國類取山南益驍之也迨至高后孝文匈奴知北邊有備於是自隴西北地入高后六年匈奴寇道屬隴然漢之邊防亦不過此爾自夫

武帝好大喜功始自遺禍而入寇之路始廣不出上谷元朔二年征和二年則出定襄代郡胡開市下將軍衛青出上谷公孫敖出代郡其右臂西域贊壽武開玉關通而單于之兵反自其所置之郡而

入然後漢兵往來於秦涼之北而不得息夫東之於遼西北平西之於張掖酒泉中之於定襄鴈門疆場廣莫靡有定所有不勝其

爲防者豈非武帝有以速之耶唐世匈奴之患莫甚於吐蕃太宗之初爲之防患矣天下十道分置都督而隴右一道乃居其八

而隴西節度之兵凡七萬五千又附以劍南三萬九百人通監隴右節度其爲西戎之患豈不極至自夫河北

難作兵皆東徙其後吐蕃乘虛內侵唐肅宗即位吐蕃助討祿山塞不數年間隴右數十州相繼陷沒豈非謀事之疎以至是邪然

嘗論之漢之失於喜功唐之失於寡謀固不免有備禦之難而能經畧邊事使夷狄尚不敢輕視中國亦不爲無策也本始中匈奴

常帥十餘萬騎南旁塞以寇而趙充國乃將四萬騎屯公邊九郡單于聞之引去夫以四萬騎分屯九郡而充國乃總領於其間非

老將爲謀之審耶趙充國傳古曰九郡者五原朔方雲中代郡而作杖義城作禦梅城作柔遠城二邊浸懼南詔東服夫以十一

備邊上

軍皆雄邊子弟而制二邊非德裕之善謀殆不能也

李德裕裕傳德裕知劍南西

道山川險要入寇民失我德裕至則完殘蠹治乃建壽遠按南

於安定弓人使習戰謂之雄邊子弟德裕十一軍築於義城禦海城柔

遠城於所是二邊侵懼南人嗚呼使漢唐任禦邊之寄皆如趙充國李

德裕之謀又何西北之足憂哉然觀漢之單于嗚鍾渭橋貢琛漢

廷不至如前日陸梁之態而唐之吐蕃南詔相挺為患卒與唐終

始者豈非漢之備邊之策周思曲慮不若唐之踈畧耶夫發武庫

以贍邊兵食貨志邊兵不足乃發發少府以給邊費賈捐之傳臣

乃以少府師大司農外及北邊諸郡特藏兵器漢成帝紀注如淳曰

器所藏西北二邊分養死馬漢儀禮大僕牧師諸苑三其備甚悉

矣從邊之民廩給衣食昆錯傳陛下幸憂外境北邊騎士輶車不

筭前食貨志率緡外四千一非邊民被害飢寒相失則天下共

給其費漢天絕六年天子相失令天下尹給其費六郡良家子則

給以期門羽林之選地理志漢與六郡良家子送給期其恤邊優

矣內郡有守有丞而已邊郡又有長史以掌兵百官表上郡守秦

千石有丞丞邊郡內郡之縣有令而已邊縣則又置障塞尉後百官

有障其設官又備矣彼唐之區畫備禦果若漢之辭且盡歟毋怪

乎唐之邊患三百年間之無寧歲也

備邊下 國朝備西北二邊

漢之邊患在北而西羌次之唐之邊患在西之北虜次之國朝之

外患其在西北二邊乎噫有由矣蓋自石晉以山外十六州餌契

丹中國失控扼之險而北虜始熾晉高祖起并州藉其兵勢遂割

州前朔州十六國朝以靈夏二鎮界德明吾國無藩維之固而西

戎始橫長編寶元二年劉平上攻守策曰五代之末四方用兵推

李德彝與武既失守起德明治甲兵日滋此靈夏兩鎮中因發兵就屯

千兩領武既失守起德明治甲兵日滋此靈夏兩鎮中因發兵就屯

州而限山為界使德明治甲兵日滋此靈夏兩鎮中因發兵就屯

相持若以延環環原秦隴四路軍分而為兩道一月可坐致

鯨鱸在淵惡不可制虎不負隅雖猛可櫻西北二邊所以敢與上

國抗者以區區之地險足恃也所恃朝廷有重臣邊聞有名帥營

伍有精兵而二虜終至狼狽哀鳴請降矣愚嘗究其顛末論之方

藝祖受命之初而北虜咨嘆有不敢螳螂禦轍之語事初國初遣

聞藝祖登極乃嘆曰中國有英武聖人吾安敢螳螂禦轍耶於是遣去引兵遠道翹首請命然藝祖

留意邊陲未至弛備命李漢超屯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

常山賀惟忠守易州無非所以為北邊之備李訓太祖留意諸師

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山賀惟忠郭進以六萬而攻遼州之衆

守易州何繼均領棣州以拒北虜田欽祚以三千而破

定州之寇長編乾德二年李繼恩攻遼州并人擊破之未幾挈族歸

欵遣使稱藩族歸欵背又開寶八年遣克妙未聘此皆邊備素嚴

有以沮其氣也我太宗軫念丞民志在平定念丞民志在平定

以城降已巳次益溝頓與午次幽州狄猶不悟掠我鎮州我是

以有際河之捷劉崔二將之力也上伐契丹以曹翰諫遂班師次

劉延翰陳於際河岸翰再出而取雲朔彙應下象朔雲應等州田

重進又取飛狐靈州八月初徙雲朔彙應狄又不悟緣流入博我

是以有博州之備馬知節之功也節監博州軍聞知遂敗恐虜乘

勝入寇因結城壘合器械景德初元天奪之鑿腥膻我威虜溷

穢我順安魏能石普敗之奪攘我北平搖蕩我保州田敏孫密又

敗之長編景德元年閏九月契丹主與其母率國入寇其統軍

田敏等擊之又東越保州孫定州之寇并力以進而我師唐河

未之出也百萬渠魁不能敵我一裨將鋒蟻之屯危矣胡契州主

及其母合勢攻定州唐河執詔書城兵不出虜瀛州之寇咆哮

而前我以銳兵攻之困獸雖聞罔有敵于我師而烏烏之聲樂矣

同上初契丹自定州來東駐陽城旋遂緣胡虜河踰關南抵瀛州

城勢甚盛擊鼓伐木之聲聞于四面知州李延達發石巨木擊

之多少所殺傷乃逾千是上日繼恩言契丹已圍瀛州蓋澶淵之寇

蠢不量力黃屋一至士氣百倍以一矢相加遺束手請命之不暇

而豕蛇之氣褫矣同上虜益南侵率眾抵澶州此寇率請上親征

動契丹乞和而去自是以來邊陲不驚者三十有九年冊言行錄契

以未踐有以西師睨我邊疆重兵壓境設為虛聲而吾之治城隍籍民兵汲汲

為邊備者未嘗少廢彼虜亦自能言鄭公一語心慙氣沮而甘

心就和焉慶曆二年重兵境上遣蕭英劉六符未聘遣富弼報

何意也弼曰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元所獲然鄭

公既和之後且曰朝廷勿以既和而忽之守備決不敢懈嗚呼邊

備豈可一日弛哉然則國朝之所以待北虜者惟恃吾之有備而

已不然以桀驁之契丹初而寇中而敗終而和者夫豈無所自邪

太宗興國之間繼捧以地來獻似也然未幾有中變之意通略國

未幾有再叛之謀同上趙普請以繼捧復領夏臺乃賜姓各補保

麟州衛居實既有以奪之氣李繼隆又有以攻其黨見上擾我唐龍則

曹璨敗之見上擾我西涼則潘羅支敗之景龍元年李繼隆之

鋒也我真宗方務恩郵未欲殄滅故德明之連表祈請也朝廷徒

知其卑辭不思使之自誓不從約之七事不從而跋扈之態未已

今日曰必還靈州明日曰毋納靈州咽喉要地視為要荒繼自

今以往鄙延環慶涇源秦隴轉為西邊而元昊陸梁之習啓矣寶

元以來弗念厥紹不稟中國之正朔寶元元年改元明道元昊開

強一至於此是必有所恃而然也然擇名帥增土兵西韓其

除監軍之外擅用兵劉景若中制

而四路相望屹然長城彼雖傲很何能哉且以鄜

而四路相望屹然長城彼雖傲很何能哉且以鄜

而四路相望屹然長城彼雖傲很何能哉且以鄜

而四路相望屹然長城彼雖傲很何能哉且以鄜

而四路相望屹然長城彼雖傲很何能哉且以鄜

而四路相望屹然長城彼雖傲很何能哉且以鄜

備邊下

延一路觀之狄青擊之於保安許懷德破之於承平寶元二年而

金明則見困於周美復來金明當涉衝我之敵也今不亟先將

三川王珪敗之沮其兵州定元平賊寇三川寨領揚保谷死之

觀之在麟州則張亢易旗幟以悞敵其眾大潰麟州麟路阻隔賊

及也青澗既城則以甘衡懷環州屬羗自是人精於射虜不敢近

然虜不敢入度之西北馬舖寨當後橋川中深在賊腹中范仲淹

靈夏之未失也凡是數路奠枕而無虞自靈夏之既失也數路甲

帥守邊備寨老能當道則數千里之遠何所恃而無恐不然以跋

扈之元昊初而帝中而男終而臣者又豈無所自邪慶曆三年正

藝祖貽謀之力也方斬艾蓬蒿四方無事而藝祖方且命李漢超

此二十年間無西北之憂而列聖守以為家法也昔宣王之備邊

謂得上策式是南邦則以申伯城彼東方則以仲山甫奄受北國

則以韓侯此皆元老大臣朝廷所信重者而委之外屏以鎮三隅

其為謀亦已甚悉而驪山之禍乃自西作焉夫四隅而坊其二而

其變也乃出於不備之方是邊防之策亦未易言也噫以周之事

事畧各神世衡傳

至王洽別下

觀之則我藝祖守禦之謀審矣然則後之子孫可不鑒哉可不鑒哉

舉主擇於先而責於後

擇舉主於未用之先責舉主於已用之後此古今薦舉之良法也
方人才之未用其才之可使歟其德之可任歟固難知其賢否之
實吾惟擇舉主於其先俾盡其推轂之誠則得矣及人才之已用
其果賢歟未賢歟其果效歟未效歟固當施其升黜之權吾惟責
舉主於其後以嚴其連坐之法則得矣擇之於其先而人知所勉
責之於其後而人知所懼則舉親舉讎但守公道不敢以名器為
房奩之物薦賢報國願盡臣職不敢以私恩為桃李之地夫如是
安有所薦之不實哉嘗觀漢唐盛時薦舉之法最為得體尚髮髯
古人之遺意漢法郡國可薦守軍傳其材甚奇之太公府可薦段會宗
李為西武都為師者亦可薦叔孫通傳其材甚奇之太公府可薦段會宗
即為其薦賢之路亦寬矣夫薦賢之路寬意其有冗濫之弊然吳
公薦賈誼賈誼傳何南太附吳公王商薦鮑宣鮑宣傳大司馬馬

叔孫通薦兩生本傳皆不失為獵獵聲名之士抑何耶唐法
有薦舉餘四十人者出唐書杜淹參預朝議所薦薦四十人後皆

知名有薦疏至三十人者李吉甫執政謂裴均曰此口人物吾不
薦下稱其薦賢之數立矣夫薦賢之數多意其有混淆之失
然杜淹所薦而後皆果尔知名見上本傳李吉甫所薦天下稱為得

人見上往往無倖位之弊又何耶愚嘗熟考其由切觀貢禹上疏
元帝曰守相選舉不以實及有賍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本傳云

史四府上佐各舉縣令一人視其政善惡為舉者賞罰通鑑元宗
惟罪之甚嚴責之甚詳為舉主者將盡心於薦賢之職此無妄幸

彼無倖進又何疑其路之寬而數之多也然合漢唐論之而漢法
又嚴於唐舉獄吏有贓者貶秩嚴延年傳舉茂才不實者削戶張

遷何武傳武坐左此漢之得人也有由矣國

朝用人之法一則曰舉主二則曰舉主視漢唐又遠過焉太宗嘗

語大臣曰若更不擇舉主何由得賢太宗嘗謂李至曰九所奉官

宗嘗語近臣曰不若先擇主以類求人多聞聞諺不若先擇主

者然後知人之才歐陽公曰廉者舉清廉賊者舉貪濁此先正之

格言也仁宗朝歐陽公論法者廉者舉清廉賊者舉貪濁此先正之

下下以是請于上其講明薦賢之道盡矣舉京朝委之蘇易簡陳

恕淳化四年詔蘇易簡陳恕冠準等來之舉御史委之樂黃自陳

知微天禧二年詔樂黃自陳知微於舉三司判官則委李昉太宗

八年舉監司則委張知白天禧四年詔張知白夫以薦賢之責而

切之平時素所稱重之人其得人可知也然祖宗非徒輕委也嘗

觀乾德之詔曰除授之制書舉主姓名或不如舉者並連坐也乾

除授之制書舉主姓名或不如舉者並連坐也五年詔翰林李士及常參官李堪充陞朝官一人其切責之意甚

嚴也是故呂祐之舉東野日宣坐徇親而貶太平興國四年李士

而効曹利涉乃利用之弟為趙州都監尚勢誅劾始嬰崔能之任

即墨未滿歲移秩則罪舉者之欺蔽太平興國六年魏羽上言

貪墨敗露則劾曹司之妄薦仁宗朝大理寺丞路垣之為餘杭

重矣而褒之未嘗或後也太宗曰濫舉者既懲其過所得實者當

議酬獎淳化四年太宗曰云云呂蒙正曰陛下分功以此諭下人

誰敢私舉乎陳堯叟曰所舉之人若任用後顯有器能其舉主特

與酬獎咸平四年馮極陳堯叟曰所舉之人若任用後顯有器能

以此告君人誰不知勸乎陳升之任執政不敢私薦一士中胡

妄薦一人諫議謝必居官不妄薦十或薦一人則焚

賞以旌其能是以人人自勉不至植私恩而廢公道也抑以論之

薦人者固當任乎公被薦者尤不當干乎私劉器之不通書政府

乃所以能擢溫公薦劉器之充館職因謂曰知所以相薦乎器之

乃所以能擢溫公薦劉器之充館職因謂曰知所以相薦乎器之

乃所以能擢溫公薦劉器之充館職因謂曰知所以相薦乎器之

乃所以能擢溫公薦劉器之充館職因謂曰知所以相薦乎器之

乃所以能擢溫公薦劉器之充館職因謂曰知所以相薦乎器之

乃所以能擢溫公薦劉器之充館職因謂曰知所以相薦乎器之

總位政府足下獨呂舜從惟勤於職事乃所以求知呂希哲守官
先書此所以薦也未嘗千人薦李仲父勤於職事乃所以求知也噫薦人者既公所薦
不求知者仲父曰勤於職事乃所以求知也被薦者不私所干又何患薦舉之失職也昔陳襄薦司馬溫公而
下三十三人刻章遺墨炯炯不磨紹興天子特為賞音嗚呼安得
薦人如古靈被薦如溫國以為異日之美談哉紹興元年許詔曰
司馬光而下三十三人德行言語政事文理皆所具備今宣示
百辟卿士可各率亦所知得其人當受上賞其或不當宜坐罰
章服論古今章服異同

西漢輿服之制史不立制一代制度漫不可考故後世莫傳焉然
觀夏侯勝傳經術苟明取青紫如拾地芥顏注以此為卿大夫之
服本傳又觀張敞傳自謂備皂衣二十餘年如注以此為朝臣之
服曰群臣金有五時服至朝皆著皂衣及按百官表有金印紫綬
有銀印青綬按此二千石以上丞相太尉金印紫綬曰青紫者蓋謂此顏
氏豈以印綬亦可言服耶是則朝用皂衣蓋漢人之定制而謂青
紫者非也正戰國策所謂得補黑衣之數鄭國風注所謂緇衣卿
士之服漢之所用源流已久矣不然谷永自太常擢光祿大夫自

言擢之皂衣之吏廁之群臣之末又曷以是言哉戰國表左師備
衣臣幾息舒祺最少原補黑衣之數以備王官又云國風漢制簡
矣姑舉大畧且以唐與我朝章服之制論之唐制其服則三品紫
四品五品朱六品七品綠八品九品青馬周傳先是三品服紫四品
五品朱六品青其魚袋則高宗時五品以上用銀三品以上用
金唐車服志高宗給五品以上隨用銀魚袋以中宗時郡王始佩
魚特進亦佩魚中宗初罷龜袋復給以魚郡王嗣王以舊檢校試
官不佩至開元亦給之開元初時貞外郎試檢校官給玉佩矣舊致
仕者不佩至張嘉正亦賞之中書令張嘉正奏自是百官賜緋紫
必兼魚袋謂之章服同上張嘉正致仕亦佩魚自是賞緋紫必此
必兼魚袋謂之章服同上張嘉正致仕亦佩魚自是賞緋紫必此
必兼魚袋謂之章服同上張嘉正致仕亦佩魚自是賞緋紫必此

以緋紫石林燕語國朝以緋紫為章服故官品未應得緋者魚燕
行下不得其魚袋則故事學士得服金帶而非學士得服始於薛
師正石林燕語故事惟李士得服金帶薛師正以天章閣
故事武弁不佩金魚而武弁亦佩始於陳堯咨服緋綠後二十年

者知賜綵紫內出金魚以賜近臣親王武臣內職將校皆不帶又
混水武燕談陳堯恣以老舍閣李士換觀察使曰諫臣本儒生今易
武弁原佩金魚以學士而重戴淳化制也揚文公談死重戴者大

士五品以上皆令服之王元之謝表云頭有重戴謂為學士而重
翰林李士也燕語謂公卿既有戴表又有戴謂之重戴

金元豐制也燕語謂公卿既有戴表又有戴謂之重戴學士而重
謝表玉堂賜篆仰厚化之新屋罷政而仍舊服大觀制也會要大觀

當時所賜高品今特因許仍舊服隊著令得同居厚始此沿革
之制然也然嘗論之明庶以功車服以庸古人所以重報功之典

彼其之子不稱其服詩人稱譏其無德焉吾觀唐初之所辭受我
朝之所予奪其意猶古也温璋為大理丞賜以緋衣以審獄得情

也温璋傳累官大理丞除平更盜官物而焚牛叢為睦州刺史力
辭金紫以越等不宜也本傳叢以司勳負外郎為睦州刺史賜

城以勳士而賜緋衣非過也所以旌逆德之高陽城傳德宗召拜

上人持緋衣下帝遣李泌以山人而賜金紫非僭也所以表異能
之美南宗即位靈武必謂見衆指曰者黃者聖人白者夫受之者

不以為褻恩辭之者不以為矯情正唐人別功過之美意也以三
品服賜楊安國以五品服賜趙師民重儒臣也通鑑慶曆四年持

民為天章閣侍講賜五品服師以三品服賜王素以五品服賜余

靖歐陽脩蔡襄寵諫臣也余請歐陽曆蔡襄五品服王素三品服

等朕所自擇曾致堯之浮躁不可錫以章紋則奪之為經曾發堯

賜金紫上言原不受章紋之賜真宗曰王文度之伎術不可加以
致堯辭旨狂蹀不可不責仍棄其職日王文度事勅真宗御書得

佩魚則抑之紫寶訓曰天聖三年德林特詔王文度事勅真宗御書得

且必明之類也夫子之者不以為徇情奪之者不以為少恩正我朝
寓勸懲之微權也愚之所惜者唐之後代不守舊典以章德寵功

之制輕舉妄用而良法掃地矣沈佺期以弄辭而假牙緋沈佺期
兼修文館李士既待宴詔李士等弄路應以有恩於李泌而賜金
紫何濫哉本傳永穆公主生子潛三日而賜緋衣銀魚本傳魚朝

恩養息今微服綠不候帝賜而令服紫以謝本傳何襄哉此唐又
不及我朝遠矣愚故併論其始末云
變更持守變更持守不可偏
為治之術有二喜作為者尚變更樂因循者貴安靜嗚呼何其持

論之偏處心之私耶蓋天下之治非其蹈常襲故之為難而以運用變通之為不易非其紛更多事之為可喜而以救弊而歸於中道之為可尚有改制之名而亡變道之實因更化之術而得善治之道夫如是能革一時之弊而不失立國之意矣夫抵天下當無事之時國家之法度昭如日星祖宗之人民固如磐石於此時而為改絃之舉君子謂之踈天下當積弊之後變故起於意料之不及而弊源鼠穴事功隳於上下之偷安而世變波流於此時而為膠柱之說君子謂之陋是以善守法者不見其垢玩因仍之習而自足以享經久悠遠之利善革弊者不見其紛更變亂之迹而自足以致安強平定之功以鳧鷖持盈守成之規模而為車攻輿滯補弊之事功則為治之術得矣漢唐陳迹類能言之請以國朝之事詳述焉我朝自建隆以來其論有四興國以後持守之論甚堅而不聞變更之術景祐以來變更之議雖紛而力為持守之道熙寧則以持守為可厭而過為變更之說元祐則以變更為可鑒而不失持守之意此二百年間為治之術然也昔我藝祖創百年之

至治之術

十一

根據合數世之瓜分杜稷又安紀綱修明官莫重於三省而置給舍其莫重於殿閣而歸樞府財用布中外而總三司吏治在州縣而置監司貂璫謹畏無唐人監軍之弊威威曉廉恪無漢人預政之嫌臺諫持天下之平士夫守天下之論國家尊嚴凜然太阿之出匣天下鞏固屹若泰山之四維太宗以道治天下真宗以文安天下大臣以重厚鎮風俗士夫以安靜守家法更張之議一切不用李文靖以此報國也李文靖公每曰用此報國矣王荆公為相置條例司論天下利害及變改作之戒務作故事祖宗法益如趙中令李文靖得為國之體也改作之法具在故其王公曰以此為相也長編王曰言宋興三祖宗之法具在故其不呂公蒙正曰制度不可更也長編王曰言宋興三祖宗之法具在故其子稱治國若烹小鮮擾之則亂近曰上封胡公宿曰庶事不可更也長編王曰言宋興三祖宗之法具在故其求更制度者甚衆望陛下斷行請使宿重而當重任長編王曰言宋興三祖宗之法具在故其也長編王曰言宋興三祖宗之法具在故其成法而徒紛紛是時也持守之論甚堅而不聞變更之術仁宗景祐以來簾帷雖預事而臺諫之公論不少怒內降雖干恩而大臣之封還不少假儂賊雖擾而人心之本愈固西北雖警而邊帥之

變更持守

威甚伸庶官求恩澤則戒之內之紀綱未嘗不正也杜衍抑絕僥倖

至十數則連封而向還之上謂歐陽脩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

耶吾若禁中有求恩澤者每以杜衍不可告人而止者多於所封

還也其監司有不才則去之外之紀綱未嘗不嚴也參政文正公為

助多矣監司有不才則去之外之紀綱未嘗不嚴也參政文正公為

監司不才吏用杜杞張昱之輩公取班簿視不才監司姓名一筆

勾之富公曰則是一筆安知一家哭矣公曰一家哭何如一一路哭

耶然大而廟堂次而縉紳又次而草茅往往悼法制之不立傷政

事之少弛而我仁宗寧處於舒緩之勢而不敢有嚴刻之政寧排

變更之請而不敢傷積累之業法制不立富弼言之富弼作政要

綱甚紊蓋法制不行劉敞言之知札院事吳充坐滿罰禮

立而論胥至此也法令不行劉敞言之知札院事吳充坐滿罰禮

吏困因循稍激厲振職未如何而使充得罪大臣依勢作威蘇

政事不平如此望陛下且收覽威權無使聰明下蔽法令不行蘇

軾則有蕩滌之請蘇文何剡則有威柄之說長編仁宗以治體為

念而一切置之是時也變更之說雖紛而力為持守之道熙寧以

來大臣不念家法而為紛更之舉謂祖宗不足法而輕易百年之

舊章謂一月一變法而妄立一時之新政呂惠卿雇募之法年而

役法壞保甲之法行而兵法壞經義之法行而科舉之法壞青苗

之法行而賦歛之法又壞天子有變法之悔而安石不之悟同列

有變法之譏而安石不之悟是時也以持守為可厭而過為變更

之舉元佑之來大臣拯溺救焚而力還祖宗之舊詔彥博居平章

而鑒前日少年之輕銳元祐元年詔各開臨敷勅在天下注想元老請見

儀刑百疾其難副我虛寧詔書到日用李常為戶部而革前日俗

可負與胡闕時授太師平章軍國事用李常為戶部而革前日俗

吏之征推元祐元年李常為戶部尚書用去保甲而軍

心安罷新學而士心正除青苗而民心固窒邊隙而夷狄之心服

是時也以變更為可鑒而不失持守之意切嘗論之興國間國勢

方強治體方定如人處富盛之初規模尚新器用尚精不過安居

掌輿優游歲月而已此變更之說不行也景祐間國勢雖弱而人

必更持守

害之未除必除之不暇爲揖遜救焚之謀此如人之痼疾必使疾
根之盡除苟或謂勿使遽愈姑留其根幾何不貽其患哉嘗謂景
祐守其國之規模雖過於安靜不害其爲景祐元祐革熙豐之法
令雖遽於變更不害其爲元祐愚之所惜者元祐變爲紹聖紹聖
變爲崇觀紹述一語甲唱乙和莫助兩圖左序右列天下之事去
矣所幸天意祚宋聖君中興紹興淳熙相繼復舊駸駸有景祐元
祐之風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愚不勝惓惓於今日

新箋決科古今源流至論卷之七

別集

新箋決科古今源流至論卷之八

別集

將權示衛兵權不可專

古者典兵之職分為將若無各權後世典兵之職專為將者多貪
權夫有攻取之將有守衛之將攻取之將出入於行伍之間奔走
於矢石之下兵無常聚將無常職固無徘徊各權之意守衛之將
從容於殿陛之際循微於朝夕之頃兵有長守將有專權易有負
固安上之心古之聖人所以防微杜漸之意甚微矣是故兵非不
聚也而不得以調其兵權非不專也而陰有以制其權此成周盛
時周廬清肅王宮尊嚴而無意外之虞者有由也夫何漢唐之慮
不及此耶嘗觀周之兵制無事則散之田畝有役則召以縣師而
宿衛常養之兵則有虎賁之士八百人至六軍之徒一軍百人大
司馬之屬徒二百有二十八又在虎賁之外然不常有而虎賁之
祿比下士足以代祿蓋庶人在官者也夫宿衛有常兵虎賁有常
守似若漢唐禁衛之制然攷之書稱太保仲元南宮毛裨齊侯呂
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是齊侯有握兵之重而不敢發兵

太保有發兵之權而不得握兵事權相維彼此相制初何害其宿
衛之有常守哉嗚呼二兵至末也百士至少也而二三大臣參互
職掌是以兵之與將居然若無其為謀也審矣至漢以南北軍為
重唐以此禁軍為重故國命實係之平居無事之時初未見其為
利害倉卒患難之際一舉手伸縮則輕重隨之此無他握兵發兵
之權皆歸一人則職之專者驕之府勢之穹者厲之階此其理之
必至也周勃之平諸呂必籍南北軍以誅之乃令人告衛尉毋納
呂產蓋懼兵權之相敵是漢之所恃以弭亂者惟南北軍為命耳
周勃傳文帝之承大統亦藉南北軍以鎮之是夜即令代邸舊人
宋昌為衛將軍兼領其權是漢之所恃以服眾者亦惟南北軍為
重耳文帝元年初即位是夜拜鳴呼南北軍之在漢也如此夫

何一移於權臣再移於外戚而漢事去矣霍氏內領尚書外領軍
馬而又使其子為奉車都尉領胡越兵其塔為東西衛尉領宿衛
卒啓異日之邪謀特以將兵之權足恃矣霍光傳自昭帝時光子

雲弟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光兩女婿為東西宮衛尉後光
慶官帝使以禹為大同馬冠小冠亡印綬罷右將軍其屯於是也

將權

有邪 王氏兄弟根據世掌兵柄羊阿侯譚成都侯商紅陽侯音以

特進領城門兵成帝並羊阿侯譚成都侯商紅陽侯音俱以特進領城門兵莽則始以右將軍

兼衛尉後以大司馬領軍事百官表莽以右將軍兼衛尉後拜大司馬卒移漢家之鼎

至亦以將兵之權得專矣此漢典兵之職專而將得以召變也武

后時武攸宜歷左右羽林將軍總禁兵十年后之意蓋有在也張

東之將誅張易之等於是以致範敬暉為左右羽林故能集事使

禁兵尚在諸武之手則東之無所措其謀張東之將誅張易之等為左右羽林將軍屬以禁兵李李謀李多詐等討韋后欲圖不軌

以從子從弟分領左右羽林亦武后用武攸宜之意也元宗時為

臨苗王引軍夜起乘其不意斬韋播等羽林之軍相率而應之故

能以有功使播等尚得以抗衡則臨苗王安得定其難通監嗚呼

此禁軍之在唐也如此夫何一變於宦官再變於方鎮而唐業微

矣魚朝恩專神策之兵代宗吐蕃之難魚朝恩以神策兵中死中劉國珍任大帥之權

州李鄴白居易等對延英謂古无中人位大帥忍為四方笑兵

要政機勿使參預蕭復言之而不見聽蕭復言報難以來始用官

可委官使參預不神策禁兵乞付大臣柳伋及之而不能元

振傳柳伋上疏曰乞勅程元振馳告天下元振馳告天下西頭之勢

乃重南衙高元裕言之而不能行敬宗官官志放大臣不得進見

其意及崔昌遐召朱全忠之兵以制之而唐亦亡韓全海傳全

於震慄非分其權奪其志默制於冥冥之中又安能入吾鞭笞駕

馭之術哉漢之南北軍唐之北禁軍即周人虎賁宿衛之意周人

分其職於調發之時漢唐專其職於出入之頃此漢唐禍亂相繼

不及周之遺意也遠矣方漢之用周勃宋昌唐之用東之臨苗王

權宜濟事已非漢唐之獲已况時變事易漢之所典者權臣外戚

唐之所典者宦官小人無怪其勢之迭變也噫復成周之美意

革漢唐之陋政未嘗不嘆我

藝祖之遠謀然嘗攷二司之顛末

朔三衙之源委而熟知其故矣侍衛司始於梁其名易世而後定而都指揮則方鎮之軍校號也五代史康義誠等論唐末方鎮之兵多矣凡一軍有指揮使一人蓋其卒伍之長也自梁合一州諸軍又有馬步軍都指揮使一人蓋其卒伍之長也自梁以宣武軍建國因其舊制有在京馬步軍都指揮使後唐因之至明宗時始更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時天子自有六軍諸衛之職六軍有統軍諸將有將軍而又有以大臣宗室一人判六軍諸衛也朝廷大將天子國兵之舊制也而侍衛親軍者天子自將之私兵也推其名號可知矣天子自為將則都指揮使乃卒伍之都長矣然漢周以來其或益重漢有侍衛司獄凡朝廷大事皆決侍衛親軍至史弘肇為都指揮使與宰相樞密並執國政而弘肇尤專任以親軍之號始於明宗其後流為江河熒三不滅炎矣奈何可不戒哉其更置之始於今天下殿前軍始於周簡天下猛士為之而都點檢則實位指揮使之上也通鑑五帝代禁來无復舊制梁太祖始置侍衛親軍五代禁來无復舊制梁太祖始置侍衛親軍

則實位指揮使之上也通鑑五帝代禁來无復舊制梁太祖始置侍衛親軍五代禁來无復舊制梁太祖始置侍衛親軍

來職位隆重史弘肇之領宿衛也內與鈞樞迭相抗衡見上外頒節鎮陵虐官吏史弘肇傳弘肇任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務私分千緡為獻親州趙場官趙溫等皆屬州而溫不先自白乃追三司直溫趙之弘肇弘肇以謂穎已屬州而溫不先自白乃追溫殺之連李重進之領宿衛也陰懷異心自相猜忌異時勢窮猶敢跋扈長編淮南李重進周太祖之甥也始與上俱事世宗分掌州領宿衛如故及上受禪命韓令坤代重進為馬步軍都指揮使重進不自安招集亡命增辟浚陰為背叛之計九月己未重進反命石守信玉審琦討之十噫五季失圖國威不振曠然自肆可也大明當天魑魅羣伏蓋我藝祖壽之久矣其建隆二年也韓令坤平重進而歸表解軍職延到賀長春而來又表解軍職而點檢之職臣下避不敢居於是天子之朝綱振矣熊克通鑑云建隆二年侍衛都指揮使韓令坤從上親討李重進還又殿前都點檢慕容延釗以長春節自澶州來朝並表解軍職聞月以令坤為成德軍節度使延釗為山南東延節度使自是開國謀臣一言悟主杯酒從容轉移間殿前都點檢不復除矣

耳曩之侍衛指揮去而之天平曩之侍衛虞候去而之鎮寧曩之殿前點檢曩之殿前指揮又去而之歸德之忠正間雖遙帶軍職而兵權實不在焉非心邪念冰釋雲散而如石如高如魏歸鎮幾

侍衛

二十年功名保全老死牖下此豈無所自來哉通畧建隆二年特

石守信張令等典實道舊相案因曰朕與卿等昔嘗比肩義同骨肉豈

有他哉而信者不巳莫若自擇善地名守外藩優游卒歲不亦樂

乎守信等謝七月遷守信為侍衛都指揮使頭天平前度懷德為

歸德軍節度使審琦為忠正軍節度使諸師德與衛兵一且出之外鎮結以

厚渥使以欣然釋軍職注云時諸師德與衛兵一且出之外鎮結以

各歸鎮歲二十二年貴盛赫奕始終如一光武保全功臣不其過也

○長篇上既誅李筠及重進一日問趙普曰天下自唐季以來力

易數姓戰聞不息何也普曰此非它故方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

今治之無它技巧惟稍奪其權天下安矣時石守信王審琦等與

禁衛但請授以它職上悟召守信等飲謂曰我非尔曹之力不至

此然為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為節度使之樂吾終久未嘗敢安

而取也守信曰今日命已誰敢有異心曰汝曹無不為其可得乎

尔曹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歡焉終

其天年我且去尔曹為婚姻不亦善乎皆拜謝明日咸休疾詔罷

住及大祖與趙普意但不欲守信等典禁軍且豈不令守信等各

居方鎮耶太祖云為天子不若為節度使樂是欲守信等為節度

也及開寶三年乃罷王彥超等節自時厥後軍政一新兵之符籍

度蓋司馬記聞設并二專為一耳

雖在三衙兵之號今實在樞密其在三衙也即周命齊侯之意其

在樞密也即周命太保之制分司散主體統聯屬使漢唐以來二

千餘年間紛紛之變一日盡去嗚呼 藝祖之規模遠矣哉禹

議伏見樞密副都承旨曹誦權馬軍司相宗血法天下京兵本於

樞密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尋師之兵總於二帥有握兵之

重而無發兵之權彼此相維不得專制此所以百三十年無兵禍

也自唐季以及五代樞密之權偏重動為國患由手握禁旅又得

與發今副都承旨為樞密屬官權任管軍是本

兵之也又得握兵合而為一宋祖宗制兵本意

將才

論有事當知用將

國家無事邊塵不飛是時也可以言蓄將國家多事羽檄交馳是

時也可以言用將當用將之秋而彷徨求蓄將之術君子謂之不

知務何者將才未易得也觀其才於暇豫之際養其氣於舒徐之

餘投之以險觀其智嘗之以難觀其決或蓄之於宿衛如漢人羽

林之選補充充民廿延壽皆以六郡郡或擢之於科目如唐人武舉之

制郭子儀由武或求儒將於詩書禮樂之家左傳或取世將於山

西六郡之地地理志未戰而知其能否未用而知其短長此無事

之規模也若乃奔鯨觸網封豕存食事起倉卒呼吸風雨苟拘拘

然恃畜將之說母乃激西江而救涸轍哉雖然天下未用兵常有

無將之慮而兵之既用則亦未嘗無將亦在吾用之之道何如耳

夫人無勇怯有道使之則怯可為勇士無利鈍有道使之則鈍可

將才

論有事當知用將

國家無事邊塵不飛是時也可以言蓄將國家多事羽檄交馳是

時也可以言用將當用將之秋而彷徨求蓄將之術君子謂之不

知務何者將才未易得也觀其才於暇豫之際養其氣於舒徐之

餘投之以險觀其智嘗之以難觀其決或蓄之於宿衛如漢人羽

林之選補充充民廿延壽皆以六郡郡或擢之於科目如唐人武舉之

制郭子儀由武或求儒將於詩書禮樂之家左傳或取世將於山

西六郡之地地理志未戰而知其能否未用而知其短長此無事

為利智可使也愚亦可使也廉可使也貪亦可使也功可使也過亦可使也詩書元帥固可任而奴虜行伍亦未可棄閱名家固可委而山林數澤亦未可輕精神以感召之氣類以招徠之摧頽牧於禁中走孫吳於堂下亦何至有拊髀之嘆晉漢高帝奮劍豐沛將未嘗素蓄也然齋壇一拜可以收無雙之信踞洗一見可以控爪牙之布步將騎將各隨所長則可盡曹灌之財能用將則將未嘗無也光武起自南陽將未嘗預蓄也然岸憤一迎可以屈善兵之援澠池一褰可以激巾車之異步戰水戰各分所能則可以盡岑異之材能使將則將未嘗無也豈必蓄之而後得哉不然危機告急局面方新且欲擇而試之試而蓄之吾恐授鉞之命未下而亦白囊之警已趣矣嘗觀康定慶曆初西事煩興劉平既歿元年李士彬被元昊將所擒抵延州之下劉元石元孫合軍救延州至三川口遇賊諸軍爭奮殺賊以輕兵薄戰官軍却苗德和驍馬道去元孫皆被執圍延州任福復敗州韓琦趨鎮戎軍出其後任福擊賊索澤為先鋒宋黼武英繼之騎向受方畧勢未可戰則傳賊兵少故福等輕之路益遠竊糧不繼福力戰身被十平時所余磨而死王珪空見福麾職尚在進戰為飛年中其目死

謂將者皆不足恃矣而用兵之久則武襄技於部伍秋青本鄧延

司指使安元二年西賊寇保廿衛擢於下僚仲世衛放之兄子也

後會判鄆州建築城青潤開營田二韓范二公奮於儒生卒能屈

西賊之漆西韓琦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建炎

南渡初王師屢挫杜充降虜王燮憤軍當時所謂將者不足恃矣

用兵之久則如師道出於名家顯忠起於軍陣張劉大將振於偏

裨卒能褫北虜之氣天生將材豈啻於前而豐於後哉則亦祖宗

將將之道至此有以使然也昔裴度論憲宗平河西曰豈朝廷威

令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此用將之道也以劉

濼激之則高崇文不敢不盡力以李光顏愧之則韓弘不敢不聽

其命豈非裴度所謂能服其心者哉嗟夫委兵柄於人手使之盡

其死力以拒敵此非朝廷大有以服其心不可也不有以服之則

其心輕朝廷之勢慢朝廷之令雖有克敵之功而他日猶有不可

測之患肆我藝祖立極猛將疊出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之應

哉用將之道我藝祖蓋得之矣郭進之在西山軍校越訴則執

以賜進此感之以誠也政要郭進在西山有軍校請闕公進不法使法下進令殺之進表謝會井人入寇因曰汝有膽氣今捨汝罪

曹彬之請使相官恐大隆則寧賜以錢此勉之以權也曹彬伐江

則脫裘帽以衣之此結之以恩也王全斌伐蜀

願以藝祖為法願以藝祖為法

將帥以公心相與則以之成事功而有餘將帥以私心自用則以

之圖事功而不足嗟夫疆場之事甚重兵戎之寄至艱局面不常

事機皆至呼吸之頃有雷有風進退之間有存有亡所恃以摧敵

人張吾軍者將臣闡帥相與戮力也豫之一卦雷出地奮而隱然

有和豫之意聖人以是為建侯行師之利則師不可不和也明矣

大抵將帥以公心相與則協力於推車之日合謀於濟舟之頃攻

守有殊勢必審訂其可而後行進退有異機必參酌其宜而後決

或對壘以攻其腹或間道以擊其背是故廉蔣惟能先公家而後

私讎所以安趙於九鼎廉頗蔣相如李郭能以忠義相許涕泣自

誓所以濟唐之中天李光弼郭子儀等故曰以之成事功而有餘

將帥以私心自用則無率然相應之形為軀蛩自蔽之計此欲上

和而彼欲主戰此欲進擊而彼欲退守以節制自居者而不知傾

心以相與以兵權自任者而未免角立以相異故商浩元温之不

荀林父欲還先穀卻進鄭如晉師彘子欲從欒武子欲不許師既不和安得不敗左傳嗚呼君子觀春秋成敗之迹則膺制閫任總戎者可不謹哉

其渡長編王師移池州守將戈彥走彬入池州先是郝守磨梁丁江關古未有浮梁而濟者乃先試於石磯磯口彬敗江南二尺衆於采石磯詔移石磯磯口梁於采石磯磯口彬敗江南二尺衆於

師過之如潘美以所部之衆護浮梁我師其渡皆背城而陳時舟履未具則潘美下令曰美提饒果數萬豈限此一衣帶水而不徑度乎率所部先濟王師隨之江南兵大敗江南兵將泝流奪采石浮梁美旋擊破之此曹潘相助之功豈謂議論素不相合而自異耶

曹彬潘美不相合西伐之役劉光義泝峽流而上以攻其東長編劉峽路連破寨殺其將表德宏奪戰艦二百余艘初蜀於夔州錄江為浮梁上設敵棚光義等行止出地舍指其處曰泝流至此勿以舟師爭勝當先遣步騎潛擊之乃以戰棹夾攻光義未至錄江二十里營舟前遠泝梁復引舟而上遂類兵白帝廟光義發夔州方

先後而自疑耶長編遂州降光義入城尺以府庫錢帛給軍士諸

之舉其與李朔詒裴度之功異矣李朔又西事之興分閩制敵范仲淹則版築自守仲淹帥延子遣子維佑去趙明先探其地引兵

充國之謀遠矣趙充國傳中興諸將間有不睦一念國事釋憾結歡方江上之師未發也二大將失和其心不相協矣世忠一聞結

支之事即欲負荆以謝光世世忠小嘗紹興四年劉光世屯建康韓世

相下矣光世一聞滅怨之說遂先致書以約劉張馬同上光世軍在

亦有利紅勛光世貽書二帥以示無他使為琦用已而二帥皆復其情致渡淮之役韓世忠欲借兵而張俊拒之趙鼎既責俊而又

遣楊沂中以往然後可以集事六年初俊在淮上謀渡淮比而韓

密為助俊拒之謂世忠有見吞之意俊奏乞降聖旨而俊亦稟於

行命俊奏俊終不肯分軍鼎曰世忠所發者趙密耳今揚沂中不

減於密而所統乃御軍誰敢觀觀高今沂中助世忠却發密入

上策也保淮之舉韓世忠業已進兵而劉光世乃欲棄去張浚既

責光世又令楊沂中以往然後卒以殄寇同上劉豫兵渡淮入寇

河南十白為群人比日以勇為合兵劉光世奏盧州難守且于趙鼎

欲還太平州張浚奏勇疾少奔命決不復來此必皆豫兵且趙鼎

光世皆請益兵眾推飲退合肥之眾俊以書誠俊及光世曰今日

之事有進擊無退保韓世忠統兵過渡遇勇力戰既而光世曰

浚奏若諸將渡江則無進南而長江之險去勇共賊得淮南

其可所乎今淮西之寇正當合兵一有退意去勇共賊得淮南

浚所奏甚明劉光世已舍州而退俊星馳至采石遣人諭光

世遣王德進至金前正遇韓世忠大破其眾觀此去麟亦望風而

大抵兵重事也其謀事則貴乎和其存心則主乎公以之用師何

向不克以之禦敵有動斯得矣然又論之協同心力奔走事功此

人臣之責也駕馭英豪役使勇智此人君之權也昔者憲宗淮西

之役兵在韓洪是洪未嘗與裴度同心也裴欲破賊而洪則倚賊

為重一時之事可謂難矣惟憲宗之意向一定故度得以奮然而

勇往觀其賊在則歸闕無日之言而淮西已定矣所謂韓洪之謀

豈不卒游於廟筭之內哉武宗澤潞之役兵在何洪敬是洪敬亦

不足以知德裕也諸將欲戰而洪敬猶未動他人勸之豈不為之

失措惟武宗之意向一定故德裕得以竭力而從事觀其威斷責

定之言而澤潞不足乎矣所謂洪敬之計豈不卒歸於鞭笞駕御

之下哉然則貴國朝平僭偽破戎虜諸將所以同心効力於驅馳

之間者固制閫將臣之忠亦 祖宗鞭策寵給之有其計歟

邊將待邊將寧過乎寬

善將將者莫如漢高帝不善將將者亦莫如漢高帝方劉項相持

之時勇將謀臣雲合輻湊毛髮絲粟皆歸帝駕馭之下故登壇以

拜推食以賜感其心也韓信傳踞洗以見供帳以待折其氣也黠

布傳捐金不問讒言不疑示其誠也陳平傳或擢於降虜之亡卒

韓信或拔於販繒之匹夫淮嬰或取於吹簫之羈民周勃顛倒掌

股不知其術昔孫綽所謂高祖馭虎光武馭龍石勒嘆曰若遇漢

高祖當北面事之則帝將將之術亦高矣然天下已定之後環視

四顧無一足恃慨然有感於安得猛士之歌信正於胡布亦通於
胡韓王信乘布傳各圖飛颺難施籠絡是何得其用於前而乏其

用於後耶蓋帝知御將之道而不知御邊將之道也夫所謂御邊
將者寬繩尺假事權俾之展布四體母為雲中差級之守馬唐傳

布誠心去讒言俾之得效死力母為河南代任之將祖狄守河南

開命戴若父其歲月軍民素享如襄陽峴山之愛則絕南顧之憂
思代之予其軍祖士卒效力如鴈門幕府之利則免北寇之虞

羊估守襄陽虞李牧自予自奪而無掣肘之患或進或退而無中制之嫌有兵
足以自固有財足以自用士卒感其恩吏民愛其德敵國畏其威

不然御之如束濕待之如詐祖此信布所以有通胡之志者亦高
帝之術太嚴矣譬如養鷹本以搏擊也慮有凌霄往往繩束太甚

彼固帖然不敢高舉亦安能從禽哉大抵守將之權與攻將異寧
過乎寬母寧過乎嚴寧用乎恩母寧用乎法則操縱闔之權妙

矣吾觀高帝之術窮於御將未嘗不二嘆我藝祖神謀妙筭之
高也方僭偽砥平蓬宇雲豁樽酒片言兵權盡釋帝之所用御將

之術固嚴矣至待邊將又何其濶畧寬厚即且平蜀之將掠人子

女政要乾德中賁段即度使王全斌崔彥進為留後左衛上將王

不賞者太祖問曰汝女可適何人曰農家也漢超未至開南如何

亦同可也今也責全斌而不責漢超我太祖何意也曰明其約

東正其典憲待攻將之法也寬其漢制畧其細故待守將之法也

嗚呼豈特待李漢超之恕哉有訟郭進者則反付郭進政要郭進

軍校指進不法事太祖曰進御下嚴此人有人有過懼而逃之使送
與進今殺之進表謝會并人八冠因曰汝有膽氣今捨汝罪令汝
掩殺并冠如勝即馬汝其人
有間劉進者則反矣其劉進政要劉進
祖勇力能入以少擊眾并人志之為蟻書間進血日師得之以間太
祖令械進送閣下刺中李謙傳上言進為并人此乃間也帝

悟釋之賜以禁軍 或二十年或八九年何任之之專也 長編慶元八年張方

都校戎帳服具 或二十年或八九年何任之之專也 八年張方

年或猶八九年 或二十年或八九年何任之之專也 八年張方

使其志未滿不 或二十年或八九年何任之之專也 八年張方

諸帥命漢超等以禦北虜郭進等以禦太原趙贊等以備西戎 或二十年或八九年何任之之專也 八年張方

之租不從中費用能上卒致命者畏服 或二十年或八九年何任之之專也 八年張方

或軍中之事許以便宜 或二十年或八九年何任之之專也 八年張方

西北之憂者有由矣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全二邊鼎立諸闡 或二十年或八九年何任之之專也 八年張方

若布正事機皆至之秋欲講明御將之術請以 或二十年或八九年何任之之專也 八年張方

講武論古今講武之制 或二十年或八九年何任之之專也 八年張方

昔成周盛時越裳底貢肅謹來朝天下若無事矣而周禮一書講 或二十年或八九年何任之之專也 八年張方

明武備者不能以一日安嗚呼聖人之為國慮也遠矣哉嘗觀周 或二十年或八九年何任之之專也 八年張方

制其在春夏也有振旅麥舍之制 或二十年或八九年何任之之專也 八年張方

辨名號也有縣鄙家鄉官野之異 或二十年或八九年何任之之專也 八年張方

更鄙野之異 或二十年或八九年何任之之專也 八年張方

教其用之也利此成周所以得持守之道歟自秦以講武為爵祇 或二十年或八九年何任之之專也 八年張方

之戲隸兵之法間見秋冬而四時之制遂廢 或二十年或八九年何任之之專也 八年張方

備焉內有乘之之制外有都試之法然乘之以孟秋而志魏禮曰 或二十年或八九年何任之之專也 八年張方

講武

異其說雖別然皆以乘之為名此漢京師講武之制然爾其在諸

郡則每歲八月有郡守都尉課都試之功凡車騎材官接船各習

焉故漢光祿掾令諸當試者不會都所免之是已高帝紀十一月

此地離西車騎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一萬人又應邵注曰材官有材力者又張晏曰材官騎士習射御馳驅戰陣常以八月太守都

尉令承長會都試課最水則則習射御馳驅戰陣常以八月太守都尉前漢書曰王曰傳將軍都郎羽林張晏曰都試郎羽林也御古曰

都大也謂大會試之漢光祿掾令諸當試者不會都所免之其在王國則講武之秋有內史中

尉行都試之事凡平時皆不擅發焉故武帝賜燕王曰書曰非教

士不得召是也前燕王曰傳賜燕王曰毋以廢張晏曰士不得召

應此漢郡國講武之制然爾光武起自兵間久厭武事由是罷尉

侯之職無都試之役廢車騎材官樓船之士惟京師隸兵而外之

武備盡弛矣光武紀建武二年罷都尉都尉官後百官志建武六

建武七年今國有眾軍並多精勇且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及

軍假吏今還復民伍又建武二十一年詔罷諸邊亭候吏卒云云

推原其由蓋自西都之季都試或以為患韓延壽以試士僭擬不

道誅本傳御史案延壽在東都試騎士治飾兵車各置天虎朱鬣延

引車皆駕四馬載祭戰分騎為伍分左右部軍假司馬千人持幢

旁載戰者充吾射室也至見延壽車數皆焚燬延壽坐射室騎吏持

戰夾陛列立騎士從者帶弓鞬羅後令騎士兵車四兩營陳被甲

戰擊尾馬立上抱弩負箭又侍騎十人戰車走馬以血塗壁望之初奏延壽

因發命丁亥切擊莫侯切而程義之討王莽李通之

勸光武李通傳光武避車在苑通聞之即遣弟敞近光武因備言

大夫及屬正因以號令大衆乃使皆因秋試之日因動軍旅誅守

長號令起軍旅光武懲之遂罷其事又自以國有眾軍並多精勇

見上可無假於外郡兵也遂一切罷之專以國軍為用其後國軍

疲於奔命殆不可繼又於邊郡置義從諸兵四年冬上郡沈氏罷

西卒如烏姐諸種差兵寇并涼一州紀明將軍不得進義從夕鳴

刺史郭閎貪其有功稽固紀明軍使不得進義從夕鳴

復闕婦罪於紀明朝廷知為因所誣詔問其狀復拜議即并州

刺史時須郡等諸種差兵寇并涼一州紀明將軍不得進義從夕

多郡律等西豪三五百五十五人率三千落詔郡明降當前勒如

猶自屯結冬明擊如勒種斬首四百餘級降者二千餘人夏進擊

年春忽明復擊如勒種斬首四百餘級降者二千餘人夏進擊

前種於滄中大破之首虜數千人九破西羌斬首二萬二千級

生口數萬人馬牛羊八百萬頭降者萬餘人斬首二萬二千級

於此強明復追擊於焉鳥大破之殺其渠帥斬首二千餘級

八千餘級獲牛馬羊二十八萬頭東羌大潰斬首

外兵既重則內無

備武

太弱是以京師有變則邊郡長驅而至何惟博進素知中官天下

初定籌策以其計白太后不聽後進為尚方監禦許以太后詔斬

捕官者二千餘張璋聞進復害表紹乃引兵屯朱崖關下勒兵

若果之速善乎應邵之論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自郡國罷車騎

材官之後官無警捕實啓戎心一方有難三面救之取辦黔首不

及講其射御驅之以即強敵是以每戰常負不教而戰是謂棄之

迹其禍敗光武豈能逃其責哉百官志注應劭漢官曰蓋天牛五

兵之設尚矣易於剽劫未為強則木為多矣孤矢之利以滅天下春秋

三時務農一射講武詩美公劉匪居匪康入朝出戰八表誰能去

一或咸揚四方莫當日郡國罷材官騎士之後官無警捕實啓戎心

及講其射御用其戒警一曰驅之以即強敵亦為禽鶴捕鷹鷂豺羊

我族類忿忿驚天殺守裂裂流血成川功則貨董十京夫民切流廷

謂奔之迹其禍敗豈虛也哉我太祖加意軍政其講之有常練

之有法四時講武之儀著之開寶通禮可覆也仁宗天聖中李守

禮有親四時講武儀初疆假未或大閱西郊日晉漢衛兵數十萬然

可用者寡朕親校其擊刺或習戰朱明池外德元年鑿池朱明門

馳射之藝悉為精練云云

地或閱兵講武乾德二年上海講武殿閱諸擊刺騎射悉為講

銳而見用老弱怯懦安於剩負而不辭建隆二年今毀前侍衛及

怯懦者必百萬貔貅一可當百東征西討飄忽振蕩吁有由矣

太宗真宗承之軍容愈肅興國間蔡揚村臺大閱同平與

村備大咸平初幸飛山教場訓練會村其後幸飛山教場躬親

練故千乘萬騎周旋如一旗以号今將卒每按旗指縱則萬乘千

徙淮陽亦為重鎮乃方除川方與今黃州城地器甲復不及除陽萬一切發何以支也皆望今江淮郡許置个城守擬軍上三二百人嗚呼祖宗之意有在也蓋太祖鑒前代之弊收藩鎮之權天下

精兵悉萃京師况定都陳雷四無扞敵其勢必為居重馭輕之道張方平言京師古之陳而田邵四通八達之地都城四面而選諸道

驍勇者稱禁旅乾德二年令天下官軍禁旅之權屯兵於內親軍太平興國二年後苑苑規閣禁軍取仇故在內而強在外而弱

稍修置外兵增氣陝西之保毅選中者得升則置於咸平之四年四年詔陝西民兵家出一丁丁號保毅軍給者糧與正兵分或只精

而教習者得預則置於祥符之九年又上封者言諸路州軍先使又置保毅內外通置禁軍四十餘萬通三朝共八九千萬而鄉軍

稍軍不與焉而後兵大備矣張方平言康定之末慶曆之初議制

不及十五萬太宗朝不過四十萬民兵極論其善今日果然太祖朝紅

京東京西兩增置保捷已補軍籍并諸州鄉軍以充禁旅陝西河北

人無勇怯有道以作之則怯者亦勇人無強弱有道以教之則弱

者亦強愚觀慶曆以後士氣益伸邊威愈壯外而蛇豕甘心請命

內而狗鼠屏迹不存者無非教閱之有時訓練之有法耳今之兵

容何如哉夫近而三衙本拱扈宮城以為根本之地也遠而諸軍

人以弓弩箭鏃自厲者幾人以心膽膂力自奮者幾人殿步諸司

皆市井浮浪之徒諸路禁旅盡田中脫弱之夫果能饒勇過人如

武雄之軍乎乾德中籍諸道驍勇兵送果能分教戰勝如陝西之

留者其眾虛額虛名差破者其濫三司雖有旬教月教春秋大教

教雖差按教之官然反以是為路分鈐轄弄權搔擾州縣之資何
有於按閱日者北掃鯨鯢之腥膻則得淮甸之一戰西抗犬羊之
跳梁則得荆襄之一捷南掃狐兔之躑躅則得淮西之一助而所
謂殿旅禁卒者不開汗馬之功果何賴於彼哉乾德嘗自閱侍衛
一司矣見上至道嘗親閱衛士矣見上熙寧中嘗禁私役禁軍矣
熙寧中私役禁軍中經淳熙初嘗責守臣教閱矣至正政淳熙一
叙復水不為規民差遣禁軍士軍弓手須常教今誠能舉是制而行之則治兵鬼卒其庶
閱禁在守臣違戾坐罪乎

新彙決科古今源流至論卷之八

別集

